

宣聖的神學反省

嘉理陵著

郭春慶譯

瑪竇寫福音時，在佈局上，故意在耶穌的莠子與麥子比喻（瑪 13：24-30）和比喻的詮釋（瑪 13：36-43）之間，加插了另兩個較小的比喻，即芥子的比喻（瑪 13：31-32）和酵母的比喻（瑪 13：33）。瑪竇簡潔地強調威脅及隱藏的確定性兩者交織，呈現了一個現世的圖像，無論我們承認與否，這也是教會及其眾多活動的圖像。我開始寫此篇宣聖文章時，腦海裡是與《瑪竇福音》有關的這些思想，並非要批評教會，或批評有人視為因宣聖而引起的錢財醜聞。按照瑪竇的兩個較短的比喻，我們可以視宣聖在教會的角色為對芥子及酵母所代表的隱藏而微妙的希望——我們在黑暗時刻中感到頗為脆弱的希望——的確定。

《路加福音》出色地以平行段落手法作敘述，一個用男主角，另一個用女主角（納因寡婦的兒子（路 7：11-17）和雅依洛的女兒（路 8：40-56）；牧羊人與亡羊（路 15：4-7）和婦人與失去的錢幣（路 15：8-10））。瑪竇兩個較短的比喻亦是有關一男一女的，可能是編輯選擇的緣故。

地球村裡的宣聖

教會內宣聖越來越多，尤其是在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內。有些人說，此趨勢明顯地繼續下去，甚至教宗方濟各也封若望保祿二世和若望廿三世兩位教宗為聖人，並宣認教宗保祿六世為真福。

從十八世紀初起，有多少男女修道者、神職人員，特別是修會團體創辦人獲封聖？平心而論，教會對那麼少的在俗信友，尤其是已婚教友獲封聖，感到尷尬，現正嘗試作一些糾正。

擁護增加宣聖的人指出聖德是天主的恩賜，不僅是賜予個人，亦賜予整個教會，因此，無論何時何地，若得到這份恩賜，應該承認和慶祝。

當然，教會生活於真實的世界內，不能完全脫離持續的人類歷史及發展。如果若望保祿二世宣聖的數目比他所有的前任教宗宣聖數目的總和更多，將此事跟社會和科技全球化，以至世界愈來愈變得是一個地球村的事實，完全撇清關係，是無知的。從相反觀點——「相關性的準則」¹——來看，若認為宣聖之多是完全單由社會和科技全球化造成，亦同樣無知。正如在一切事情上，中庸之道引領我們接近真理，真相是教會及其活動並非完全免除世俗的沾染，而所受的沾染，若審慎公平地處理，將永不需減絕。

神學反省一般尋求中庸之道，所以全球化驅使我們提出問題，甚至是令人不安的問題，好使我們有更高層次和分辨的意識，不論是在神學上或其他方面，知道甚麼真正構成教會的特恩，例如：個人獲封聖的特恩。

世界全球化深具影響力的一部分，當然是資訊科技的出現，和隨後崛起的社交媒體，資訊因此變得即時性，對我們來說，亦影響可能獲封真福或封聖的人選。因此我們會問，二次大戰後獲封聖的聖人，有多少是藉著電台、電視、互聯網及各種資訊科技，在教會內聲名遠播，而獲聖人的封號？我們沒辦法知道教會

¹ B.J.F. Lonergan S.J., *Insight*, Chapter 3, Section 3.

內有多少人是聖德卓越高超，卻不為人知，這也是我們慶祝諸聖節時所承認的事實。又有多少聖人若是生活在不太高調的環境，會與封聖絕緣呢？

一位畢生從事教育的修女，在其修會團體內，默默耕耘，可能達到聖德高峰，卻不為人知，所以從未獲封聖。但是，如果她離開團體，創立自己的團隊，故事會完全改寫。因此，我們的教會必須小心提防，批准宣聖並非純粹基於傳媒的關注或任何有組織的推動。

雖然由社會及科技全球化而來五花八門的問題使我們不安、猶疑，甚至在極端的情況，使我們憤世嫉俗或拒絕相信，但是我們別無他法，如果我們要完全誠實地生活在真實的世界裡，而不是活在學術的象牙塔內，只能接受社會及科技全球化已成為神學反省的基層土壤。

探討過麥子中的幾粒莠子以後，是時候放下批評，回到默觀藉藉無名的百姓和從他們手上流過的芥子和酵母。

多個世紀以來，教會在宣聖的程序中，對聖德報告的調查不斷改善，謀求最高的可信性和準確度。這種審慎的態度給予我們對教會的最終判斷的信心，某人的獲宣聖會為整個教會造福，為所有天主子民的靈性生活立下榜樣，有益和具鼓勵性，並賦予生命力。

我在上文提及，即使是個人的聖德，但作為天主賜予整個教會的禮物，應被承認及慶祝的觀點。這看法提供最少兩個有關宣聖神學反省的主要範疇，即承認和慶祝。鑒於我在前段所說的，除了承認和慶祝之外，我們應該加上其他的範疇，例如鼓勵和希望。

為了避免離題萬丈，我們可以說個人的封聖很多時是間接指向受封聖者的生活和工作的各個範疇：福傳、教會與靈修、倫理與善行。

聖德的可見性

禮儀「藉外形所指，……按照每人的本有方式而實現聖化。」（梵二《禮儀憲章》SC7）。個人的宣聖是為教會去承認及慶祝那人的聖德。這樣，受封聖者為整個教會是具體可見的聖德模範。宣聖禮儀是聖祭行動，因此是在教會內有成聖可能的一種標記，一個召喚普世成聖的具體例子。

這種禮儀上公開可見的承認和慶祝，將繼續成為教會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即使禮儀的焦點必須首先導向主的慶日（SC108），聖人慶節卻是信友生活中一個歷史悠久的特色（參閱 SC111）。

雖然宣聖儀式發生在具體的時空，宣告的內容卻進入教會敬禮、靈修、甚至文化的生活，並且藉著信友共享的記憶和慶典得以持續。教會內聖德的可見性亦以持續及具體的方式——聖畫與雕像——得到促進，聖畫與雕像為聖德提供靈性及敬禮上的提示和注意力的焦點。

聖德是天主在基督的奧體教會內及男女個人的生活中工作的標記與成果，因此我們可以宣稱：「天主的手指在這裡」。

在卡拉瓦濟奧（Caravaggio）的畫作「逮捕基督」（*The Taking of Christ*），耶穌的手在黑暗的背景發出迷人的光芒。宣聖及其在教會生活內的持續效果，有助揭露那隻手，特別是基督寬恕、治癒、賦予生命的手，與世界可怖黑暗的背景成對比。

聖德慶典

當浪子回到家時，哥哥不歡迎他，他們的父親表明慶祝是合理的：「我們應當歡宴喜樂！」（路 15：32）也許在耶穌談論慶典的眾多聖經章節中，這是最重要的。

盧德陪同憂苦的婆婆納敖米回到白冷，「她們來到白冷，正是開始收大麥的時候。」（盧 1：22）為什麼作者要強調收割麥子這個細節？這是歡樂的時候，盧德以她無條件的愛把納敖米帶回家鄉參與慶典。

雖然約 7：12 把人生看作戰役，慶祝生命更是基督徒的觀點。當聖德在教會內彰顯時，我們是應該慶祝的。

從聖教法典及法律角度來看，宣聖是公開准許以適當的基督徒方式，慶祝一個人的生命和聖德，他曾以具啟發性的方式活出福音。此外，宣聖是一個呼喚，由慶祝個別聖人的生命，引導人更圓滿地慶祝生命本身。

建立基督的身體（弗 4：12）

藉著教會的經驗，我們以不同方式去認識聖神，這些方式包括教會賴以建立的神恩及職務，及聖人的見證（《天主教教理》688 號）。《厄弗所書》的作者反省教會裡不同的職務：基督為祂的教會安排「這些人作宗徒，那些人作先知，有的作傳福音者，有的作司牧和教師」，然後作者指出多元職務的超性合一：「……為成全聖徒，使之各盡其職；為建樹基督的身體。」

這職務列表只是指出，愛主、愛人藉多樣職務及服務方式顯露。

1979 年基督生活團世界會議在羅馬舉行，一位主題講者以使命（mission）和職務（ministry）（或服務）之間的差別和關聯為題作演說。於不同語言及文化內，這兩個詞彙經常被看作完全相同。然而，若能將兩者合理地區分，並彼此互補，可從中獲得很多深遠的洞見。學者看到在保祿的神學中，每樣恩賜、每種恩寵都是一項任務、一個使命，這個概念我們可從眾多聖人的生平體會，無論他們獲封聖與否。

雖然這點似乎有些節外生枝，但是要就教會在日益擴展的情況下，對遵守耶穌愛的新誡命的需要作神學反省，顯然是重要的。就如耶穌是世界的光，祂召叫我們讓我們的光「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光榮你們在天之父。」（瑪 5：16）作為傳揚福音的一分子，我們必須讓教會內聖德之光，在人前照耀，啟發、鼓勵他們先尋求天主的國（瑪 6：33），使他們充滿生命力，人性得到充分發展，好能歸光榮予天主。

宣聖作為教理的傳授

每個時代都為福傳工作而努力奮鬥——怎樣才能使耶穌的訊息，釋放我們的真理，受全人類注意，而對信友來說，應更具特別的吸引力，為叫我們也因真理而被祝聖（若 17：17），走上達致永生的途徑。新約的教會很快就了解到福傳工作及宣講福音需要文字紀錄的幫助推行。我們知道印刷術的發明促進聖經的傳播。

梵二《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致力推動恢復聖言在教會生活——她的靈修、神學及牧民活動——的崇高位置。

現今，很多人能夠輕易從手機或電腦存取聖言。在教育仍未普及的時代，教會利用不同方法，培育教友信仰的奧秘。在歐洲巍然矗立的主教座堂，幫助我們舉心向上。它們美麗的彩色玻璃畫描述我們受創造、被救贖、成聖的故事的主要情節，眾多的聖人雕像更吸引人祈禱。

噴射機的出現，使基督徒往聖地朝聖成為可能，但是遠在此之前，每座大小教堂內的十字架苦路，早已把朝聖及行苦路的經驗，帶入平民百姓的生活。

儘管有些人努力效法中世紀的基督徒，但是現在沒有可能再興建另一座沙特爾大教堂或巴黎聖母院。雖然教會建築物仍舊重要，現時更加強調的是天主子民的團體。所以，取代興建更多教會建築物的，也許是宣聖的繼續增多，聖人的數目越來越多，是聖神幫助人舉心向上的方法，教導我們聆聽聖人的故事，促使我們注意到在諸聖相通中的成聖召喚。